

树的屋子



SHUDE
WUZI

韦伶 著
WEILING
ZHU

绿人姐姐的绿色幻想世界

冰心奖——
用小桔灯点燃文学的梦想，
指引热爱文学的人们前行的道路。
用爱撒播下文学的种子，
滋润童年的心灵岁月。



冰心奖
大奖书系

冰心奖

繁星春水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树的屋子

SHUDE
WUZI

绿人姐姐的绿色幻想世界

韦伶 著
WEILING
ZHU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的屋子 绿人姐姐的绿色幻想世界/韦伶著. —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8
(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
ISBN 978-7-5342-8110-5

I. ①树… II. ①韦…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2447 号

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

树的屋子 绿人姐姐的绿色幻想世界

韦伶 著

责任编辑 吴颖

美术编辑 周翔飞

封面绘图 林田绘本工作室

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

责任校对 沈鹏

责任印制 吕鑫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980 1/16

插页 6

印张 12.25

字数 132000

印数 1—20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8110-5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有了爱就 有了 一切

冰心题 



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

得獎，
仅是创作的开始，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冰心



四廿七
丁亥三

得獎仅仅是创作的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冰心

冰心奖获奖感言

BINGXINJIANG
HUOJIANGGANYAN

似乎，幻想文学可以把故事带到各种可能和极端，其实决定一个好故事走向的，是现实本身所具有的哲学暗示，以及作家对它的领悟和独特表达。

《树的屋子》中，树与树影几次令人震惊的行为和情节设计，便是我想要去领悟和表达有关树的生命，以及树与人（与女孩）关系的一种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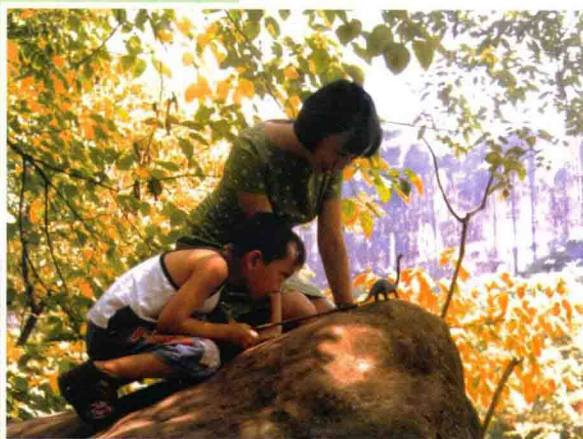
韦伶



作家珍藏相册



❖ 1993 年为《绿人》杂志所摄。



1999 年和未未进入恐龙故事。❖



❖ 2008 年在女书村口遇唱女书的婆婆。



❖ 2009 年中秋月夜为亲朋点灯。



❖ 2006 年和少女作家班女孩游戏。

❖ 2003 年在海边制作“沙的诗”。



❖ 2012 年的“绿人之家”。



❖ 2007 年与斑马游泸沽湖。

什么是播种者的喜悦呢？

——
倚锄望——

到处有青青之痕了！

——
冰心

目录

MULU

树的屋子 /	001
风中的影子 /	013
鱼和鸟的故事 /	031
山的公路 /	043
香香的声音 /	049
月亮花园 /	057
绿人家园 /	069
幽秘花园 /	091
我与写作 /	185



树的屋子

她会抱住树干，
也对它叫一声：
嘿！我回来了。



那棵树，就那样孤零零地站在一片废墟中。

它的身上开满小红灯笼样的叶子花，那些花密密地缀在它伞一样垂下来的树枝上，使它看上去就像一位穿着红花衣裳的新娘，被抛弃在一片残垣断壁和砖瓦堆中，茫然地望着四周。

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拆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几天前那棵树看见人们把锅盆碗盏打成包，堆在车上，连门和窗都拆下来堆在车上，突突突地那些车就开走了。开了好多趟，扬起的灰尘把它的花和叶子弄成了灰色。当最后一辆车突突突开走的时候，它有些急，但它只是一棵变成灰白的毫不引人注目的树，只能看着人们远去。

树是不会走的，只是它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突然间，几百年来一直和它的家族共同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那些人、那些房子，说走就走、说不见就不见了。

那棵叶子花树，在一片寂静的风声里，慢慢抖落着身上的灰尘，一遍遍寻找着它习惯了的東西——鸡叫、炊烟、人声……没有了，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几只邻村的麻雀，

在残垣断壁间跳来跳去，啄食着散落的米粒，猛抬头看到它，便叫着：“那棵树还在！瞧！它变成一棵灰树了！”

叶子花树望着过路的麻雀们，可是连麻雀也飞走了。

那天晚上下雨了。雨打在废墟上，浸泡出一股陌生的气味。叶子花树在雨中回忆着这个村子过去的夜晚熟睡中的人们呼出的暖气，它掉落了许许多多的花瓣。那些花在风雨中飞到没有房顶人家的断墙内，粘贴在墙角，再也不走了。

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这棵叶子花树在一夜之后变得红艳艳的，它几乎把身上所有的花苞都打开、开放了。它满身缀着小红灯笼红艳艳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位穿着红花衣裳的新娘，站在一片残垣断壁中，似乎用它娇艳浓重的颜色和散发出来的气味，在呼唤和等待着什么。

它望着村口那条路。

傍晚的时候，它的身体抖动了一下。

一个女孩，远远地穿过废墟朝这边走来。

是那个一直住在叶子花树下的小屋人家的女孩。傍晚这个时辰，正是女孩放学的时间，树知道。好几年了，女孩每到这个时辰就沿着那条小路回到家，放下书包，叫一声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就钻到这棵树伞一样的枝叶下来。她会抱住树干，也对它叫一声：嘿！我回来了。

女孩走近了，把书包放在废墟中的窗框上，对着窗框愣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钻进叶子花树的枝叶下。“嘿！”她叫了它一声。

树用了全身力气想回答她，但它只能抖动了一下。它本来想说：嘿！你回来了！

女孩踮起脚，从树中间的密枝间，取下一个小本本，巴掌大的一个小本本，已经被夜晚的雨水打湿了。“湿了。”女孩说。树有些不安。女孩又说：“还没丢！你真是我的密室。”

树叹息了一声。

女孩坐到树下，翻开小本本。

小本本上写着一些字，画着一些画，都是女孩的秘密，树知道。

女孩翻到树熟悉的那一页，就是画着一个男孩的那一页，叫道：“看不清楚了！”

树枝再密，也斗不过雨呢。女孩嘟囔着。又说：“要是他回来，找不到我家了，怎么办？”

是说那个会编竹笼的男孩啊。树知道，它认识那个男孩，有一阵，他经常和女孩一起到这树里来，一起做作业，一起喂竹笼里的蟋蟀丝瓜花吃。那只蟋蟀笼就挂在它的枝子上。有一天男孩对女孩说：“过两天我要走了。我把你画在本子上，你也把我画在本子上吧。”那以后，男孩就再没到这树里来了。

树看着女孩，一片花瓣落到那页纸上。每次女孩一个人躲在树里画画、写日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花瓣、树叶落到女孩身上或地上，让女孩藏身的这棵树成为真正香气扑鼻、花叶摇晃的花房。

女孩抬头看看树，然后在新的一页纸上，画了一幅画，拿给树看。

树在画中看到了自己！美丽的自己、红艳艳的自己。

女孩在画上写着：“叶子花树，你是我的家人。”树很激动。可是，它看到女孩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它，然后听到女孩

说：“树！明天，他们要来把你砍倒了！”

树一惊，好像不明白。女孩就在画中的树干上，画上了一把锯子。

“他们想锯掉你，他们要在这里造高楼！造许多蜜蜂窝一样密的格子房，好赚很多的钱！”

女孩想了想，拿出小刀在树上刻了两行字：“我的树屋。我的密室。”然后，她又郑重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我不会让他们带走你的！我会守住你！”女孩说。废墟中，她靠着那棵树坐着，一个人和树说着话，直到天黑。

当女孩第二天放学后赶到废墟地时，她看到叶子花树那里有了两个人。

女孩像子弹那样飞奔过去——没有锯子声，可她看到树的四周被挖出一个大坑，两个男人抱着那棵树正在把它连根拔起！那叶子花树暴露出来的根，散发出凉凉的混合着泥土与白色血液的气味，它被剧烈地摇晃着，红艳艳的花撒落了一地。

“你们放了它！”女孩尖声叫着，扑过去推开男人。可是她听到“啪”的一声，是那最后一条树根断裂的声音！接着又是“哗”的一声，两个男人抱住断根的树一同摔了下去。

“放下它！这是我的树！它的家一直在这里！”

“哪来的疯丫头！赔我裤子！”一个青脸男人骂骂咧咧地拍着裤子上的泥。

另一个白脸男人推了女孩一把：“走开走开，小姑娘家！你的树！你叫它看它答应不？告诉你，明天这里就要碾平了！挖走它，是救它一命！是移它到别墅里知道吗？够它享福了！”

“让开！”两个男人搬起那树，像螃蟹那样横撞过来。

女孩什么也不说，只一把抓住一个男人的衣角，眼睛里射出猫一样的光。那是一只准备决斗的猫。两个男人心中竟一虚，对望一眼。

“孩子！”女孩愣了一下，听到背后响起一个声音：“孩子！扶扶我……”

女孩转回头，她隐隐约约看到，一团美丽的淡灰色影子，在她眼前摇晃。她睁大了眼，什么也没有了。她觑起眼睛，调整视线用心去看，她又看到了：一团淡灰色影子，美丽的叶子花树的影子，正在那坑中的老地方摇摇晃晃。“孩子！扶我一下。”影子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女孩松开男人的衣角，转身扶住了它。她用力太大了——影子那么轻，像湿漉漉的雾那样在她头顶飘摇。女孩心里咚咚跳着，小心地扶住它，轻声问：“你、你是什么？”

影子停止了摇晃。“孩子，我不会走。我的影子会一直留在这儿。”

树影用凉浸浸的声音说：“你可以偶尔来看看我吗……”

“哦，可怜的树！可怜的影子！”女孩的眼泪一颗一颗滚落了出来。

不久，这片废墟上建起了一幢幢高楼，里面很快住进了许许多多的人。

女孩坚持要搬回老地方，她们一家就住进了盖在原来老屋拆除地点上的那栋楼的底楼。

新的小区很整洁，地面上都铺着地砖。但这再也不是女孩